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同治六年丁卯五月己未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前接得喀帕兒軍餉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啟行之信計其程途於今年三月間應可抵烏三月杪解餉協領三音布等差派前鋒訥勤圖烏仁泰等來至烏城面呈來稟內稱協領等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由喀帕兒護解軍餉正值隆冬嚴寒終日風雪交集於正月間始抵斜米據庫必那圖爾言說此際你們將軍不知行抵何城亦未與我致信且你們餉銀在俄國駐居日久如若冒昧前行途次儻有疏失之處豈不傷我兩國和好之誼

你等與我呈文。我必將此情咨行你們各國事務衙門。一俟如何指示之處。定必令你等解餉前往協領等即向庫必那圖爾言說。我們將軍此時早經行抵科城。祈庫必那圖爾出具路票一張。我處差派兵丁一二名。前往科城一帶。面見我們將軍。將此情形稟明。該庫必那圖爾即出具行該國臺站往返路票一張。令其速往。訥勤圖烏仁泰二人。持來協領三音布等來稟。內有索倫營副總管博清阿與該協領等清字來函一封。內稱博清阿於上年九月間。攜眷來至圖爾根所屬俄羅斯行營。向俄官告訴出來緣由。即在伊之行營就近駐紥。正在招集西四旗官兵之間。

忽有纏頭回子並逆回用計。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

間。帶領數百賊匪。將德勒誘至霍城殺害。偏令圖爾根移

居薩瑪勒車吉等處。逃出男婦老幼。尚有千餘名之多。相

懇協領三音布等。向喀帕兒辦事之官求兵前往該處。護

解逃出人等收至庫庫烏蘇喀帕爾等處撫養等語。替接

閱之下。愈覺五内不安。該索倫等復行逃出千數餘眾。不

知如此時均在何處。該夷又如何辦理撫恤。面問訥勒圖等。

前過烏克山嶺。積雪如何。據稱自斜米啟行以來。該俄夷

之境。終日風雪不息。不惜重費。雇覓該夷冰車。一直送至

科城所屬昌吉斯台卡倫。行至欽扎蓋圖廳。烏克山嶺之

路。雪壅不能經過。該卡派出烏梁海蒙古三名。足登樣訥木板。身負柴薪乾糧。訥勤圖等自負馬鞍。晝夜不息。行五日。始抵烏克克卡倫。險些凍斃等語。奴才查有該兵丁等行抵烏城。凍瘡尚未痊愈。詢問該處蒙古等。僉稱此嶺積雪。於四月杪。五月初。方可往來行走。奴才伏思餉銀已抵斜米。大概此時該庫必那圖爾。亦將軍餉行抵斜米各情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何辦理之處。早經咨行俄國公使照辦矣。惟奴才不日前往俄國清理一切事件。一俟行抵該處。定必面見庫必那圖爾。或餉銀未經起運。奴才再行相機辦理。抑或業經啟行之時。途次覈算扣留帶往辦理一切

不至臨期掣肘其餘銀兩著解餉官起運烏里雅蘇台庫存以備帶出各項人眾餬口之需並約計山嶺疏通之時即差派訥勤圖烏仁泰等攜帶咨與庫必那圖爾咨行漢字公文一件並與協領三音布等劄文一件令其兼站限期趕至科木咨隨後兼站前往以期速清此事而杜絡繹不了之局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起運軍餉被俄官阻滯並索倫人口逃入俄界一摺喀帕兒所解餉銀俄官庫必那圖爾雖阻止前進亦係慎重之見此時是否解到抑應扣留起解均著榮全酌量辦理續行逃出索倫男婦尚有千餘名之多在俄境逗遛關之深

為矜念。索倫勁旅。從前效力最多。豈可令其流離失所。著榮全於赴俄國商辦事宜時。將前次逃出。及此次續行逃赴俄國之索倫男婦。厚給川資。設法護送至烏科兩城。妥為撫恤。斷不可吝惜小費。致令再受困苦。此事朝廷夙夜在念。若不趁此積雪融化之時。趕緊接出。則此後更難行走。諒榮全定能仰體辦理也。

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年二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朝鮮國王請查拏逃越村民。並俄人欲近界牌築室。請

飭下吉林將軍確查辦理等因。該國王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

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承准禮部咨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遵

旨議奏吉林將軍富明阿奏朝鮮人往俄國吉心河墾地。並朝鮮

咨稱俄人砍在界牌近處築室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咨行禮部查照等因前來。相應鈔錄該衙

門原奏。知照朝鮮國王查照辦理等因。小邦北地。與
上國地界。隔江遙對。犯越人口。理應住接於
上國地界。所以有另
飭邊官押還本境之請。而伊時搶掠之類。其或貪利財產。成羣剽
抄。亦或被人引誘。藉助聲援。並未可知。冒禁越界。憑陵屬
國。揆以
典憲。不應饒貸。所以有申嚴屬禁。永靖邊圍之請矣。今承咨
諭。奉有徹底根究確切查明之
諭。感戴至極。不省所謝。第惟邊民之恣意犯越。實由小邦不能致
慎於疆場之事。而猶復覼陳情形。欲望

皇慈之照察者。豈不知其萬萬怵惕也。惟我

大朝優恤偏邦。中畫疆理。小邦恐伏遵守。保有今日。頃者遐陬

逋賴之氓。暋不畏法。逋播轉徙者數至數千。數載之頃。全

未糾檢。自顧慚惶。益無所容措。而尚賴我

皇朝清疆域重邊防之政。俾小邦將有以

飭勵中嚴。獲逭大戾。此小邦君臣之所以日夜攢祝。而凡有疾痛

悶阨。不憚於奔走呼籲者也。煩乞部堂諸大人將此情由

轉奏

天陛。不勝至願大幸。爲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英法俄美四國條

約前於咸豐八年五月間在天津議定續於咸豐九十等
年先後互換完結查外國辦理和約向須議定幾年重修
期限載明約內以便按期舉辦此次英國條約內係載明
欲再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
改法國條約內係載明就立約年月起計滿十二年之數
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俄美兩國均未載有重修年限然
俄國約內載日後中國有利益各國之處俄國一律辦理
美國約內載嗣後有惠政恩典施及他國美國一律均霑
等語其咸豐十年後換約各國約內或載明或未載明然
亦皆有均霑等字樣載之約內今查英法等國條約係咸

豐八年五月間議定明年五月即屆十年重修條約之限嵗計本年十二月間即是先期六箇月屆時英國必有照會前來懇請更議法國雖未屆限而相隔年限無多俄美以下各國既皆有一律均霑明文自亦必一律辦理臣等查洋人與各國連和所以必重條約者蓋以條約為扶持之具故一事也但使於彼有益則必出全力以相爭不載入條約之内不止迨至入約之後字字皆成鐵案稍有出入即挾持條約糾纏不已溯查咸豐八年立約之初原屬事起倉卒無從細商自十年換約以後臣等與各國辦事彼族深險狡黠遇事堅執或條約中本係明晰而彼必曲

中其詭或條約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據以為詞極其堅韌性成得步進步不獨於約內所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約外未載者更為增添目前如開鐵路發銅綫洋人請販鹽而輪船駛入內河等數事皆約內所無時時前來饒舌雖經 臣等疊次駁回而其心仍覬覦不已轉瞬屆限更議各國互相要約群起交爭乃勢所必至之事上年冬間 臣等籌思及此曾函致李鴻章商量辦法嗣據其覆信據稱來歲換約彼必厚集其勢以求大遂所欲恐不能由我為政等語是李鴻章亦深知此次辦理之難有把握與 臣等可謂心心相印上月初旬英國使臣阿禮國出京時稱前

赴南北各口查看一切。該使臣此舉。自亦為來歲換約而設。是臣等與李鴻章所料。業已漸露端倪。萬不可不早思所備。臣等前已飭派臣衙門章京等各按各股。詳查細數。於條約內分別應增應删各項。條分縷晰。開造成册。以備臨時查考辦難。如能減一分之害。即可收一分之益。事之能行與否。雖未可必。總宜竭力為之。俾勿疏漏。以期補救挽回。但臣等辦理各國事務。均未曾親歷各口。朝夕目睹情形。將來換約辯論之時。恐不免仍多隔膜。擬請

旨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於平時辦理洋務各員中。擇其熟悉情形。通達政體。兼工才辯者。每處選派二員。於本年十月咨

送來臣衙門以備查詢一切藉資得力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知著上海通商大臣曾國藩辦理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庚午○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富爾蓀奏竊查前准總理
各國禮部等衙門先後咨稱具奏朝鮮國王咨請查拏逃
越村民○俄人欲在界牌築室等因各一摺○恭錄
諭旨○行令奴才等欽遵辦理前來○奴才等當咨劄甯古塔副都統琿春
協領○確切詳查○據覆咨稱○五月初七日○據甯古塔副都統
烏勒興阿轉據佐領松恒禀稱○會同琿春派出之防禦永

祥帶通曉兩國語言弁兵。先在圖門江邊接界一帶。細訪所屬界內並無民籍。該處雖有素習種地之人。亦甚無幾。尚無不法。其餘皆是旗户。訪查幾偏。實無越界搬運朝鮮逃人財產情事。現在界內。亦無羈留此項在逃朝鮮人等。至於朝鮮防禦之人。曾經何項人所傷。暨防守之弁。又被何項人燒焚沿江細訪。實無知而可問之人。竊意事起江南。必須渡江照會慶源府使面為究詰。方期水落石出。佐領松悟防禦永祥當即帶兵渡江。與府使閔文鎬覿面查訊。具字回稱河山鎮白顏山。係在敝府東南百餘里。前被穿大國服色之人。連在逃諸人。攙雜渡江。搬去在逃妻拏

財產。金應哲等亦全家隨去。當時有防守村民金益壽全允倫尹成習等攔阻。被搬物之人放銃。致金益三等為流丸所傷。息從之際。無暇問答。是以未能辨出是何項人等。又江邊防守之幕。卽被此項人所燒等語。復向究詰該國於上年十二月聞。有匪類十百成羣。來過三洞山邊。被擊敗走各情事。該使又稱此事原屬慶興府。各有所管。曾經聞之而已。佐領松恆等因事無確據。無可證詢。當卽屬令該使嗣後如有匪類卽經越界。不可聽其蟠據。卽為殄除。以副各守疆界之例。佐領松恆旋擬由慶源再赴慶興據實確訪。而該府使因無奉有明文。而不敢導引。佐領松恆等

遂即折回抵至俄夷界牌處仍在琿春西南一百五十餘
里慶興府隔江遥對之處該處界牌迤東半里許有俄人
新建卡房一所戍守人十四名此外並無別項人等亦無
另築房屋佐領松恒等欲由該處對渡過江再赴慶興查
勘三洞山界情事乃因陰雨水漲適值慶興府隔江望見
遣人二名紮坐草筏渡來江北具字聲說明日調來海船
接渡現今無有船隻佐領松恒等正在對答間即有俄夷
界牌處跑來戍守俄人盤詰所來何語佐領松恒等即稱
因查界牌適有朝鮮捕魚人到岸所以盤查而俄國之人
恐隨渡江拚命攔阻不容松恒等再向朝鮮人交言當在

該府所具原字內註寫明日 毋庸再會。佐領松恆等是日
往在海岸罕奇地方。次早赴吉心 河嚴杵河查看。朝鮮逃
人。均在該二處築室結屋。男婦子女約共一千多人。惟衣
巾服色。概不一樣。其間有穿中國衣帽者。有穿俄國衣帽
者。亦有穿朝鮮國衣帽者。又查類皆高麗之牛車輛雞犬
家具無數。密詢該逃人內有黃丹果樸廣景尹戈金者三
人。僉稱伊等係被早年逃人崔姓韓姓句來種地。因本國
連年歉收。又派調兵加捐。無奈逃出。均係陸續自俄國界
牌山逃過到此。不意俄人並不給牛犁籽種。僅給以地。迫
今自己蓋房。此時即欲回國。不敢遽回等語。佐領松恆等

又恐該逃人內藏有中國之人。即由穿三項服色人內逐一細問。各操高麗土音。實無內地游民乘勢夾藏。佐領松恆等密令仍回故國。許即與之押送。乃因俄官依處克什遂來盤問。諸多疑慮。雖經佐領松恆等告知俄官。係為清查交界而來。但朝鮮逃人。係均在於俄國管下。查其情狀。未便背令佐領松恆等強行干預。事關邊界要務。恐啟釁端。未敢擅令勒遞。呈報甯古塔。轉據烏勒興阿咨請查覈辦理前來。斧等復行按圖詳覈。現在界綫迤內。係屬琿春協領衙門旗地。界綫迤外。為俄國交界。圖門江西朝鮮各地方。雖與我界多所毗連。除卡倫以外。人跡罕到。即卡倫

之說。亦實鞭長莫及之勢。且河山鎮白顏朴又貼近界綫。興源府又在界綫連界之外。逃人一江往返。朝發夕至。勢難周查。抑且界綫內旗地。既不容游民占踞。而界外游民更無所託足。其為渡江搶擄及羈留逃人各情事。自非中華人所為。已可證據。又據佐領松恆等查明該逃人內衣帽雜處。難保非逃奸自作。藉助聲援。至又稱曾經俄人在慶興府東門倡言將築室於界牌近處。其界牌屯居處斗卑繁盛。雞犬家具無數。情節顯然。更可概見。事關邊徼。自應遵照條約。各管各界。毋任越界干預。致生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未。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本年

三月臣部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一道。令臣部轉咨朝鮮國王據實登覆。該國王接准部文。咨

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承准禮部

咨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查朝鮮與俄人交兵情形等因奉

此。去年十二月間三洞山邊匪類之肆擾。在於昏夜。不能

以服着物色之。則竟未知為何處人。故陳咨之際。稱以匪

類知。小邦北地慶源慶興等府。俱在於土門江下流西南。

而慶源越邊。直

上國琿春界。自慶源一百二十里為慶興。慶興越邊無人之境。

有小阜名莎草峰。都在府東隔江五里之地。即界牌所立

處。登府後望德峰可以瞭望。而俄人結屋。在於莎草峰之

南。以慶源慶興相距里數較之。莎草峰之距琿春。似當為

百里許。而一帶長江防限截嚴。既無以越界而周審。則止

將險望形便懸度為詞極該未妥所以從前陳咨不得趕
緊指的今伏承據實登覆之
諭滿心慚惶莫省容措煩乞禮部轉達
天聽不勝至幸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禮部又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前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法國條約並無牽涉朝鮮奏請由
禮部將第三十一款鈔錄咨行該國王俾悉原委該國王
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爲咨覆事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承准禮部
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上年洋船情形一摺軍
機大臣奉
旨依議欽此應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咨禮部查照欽遵等因前來相應鈔錄該衙門原
奏知照朝鮮國王務爲善籌毋稍大意並將前准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咨送法國條約之第三十一款鈔送該國王
閱看等因除將禮部咨內事意承領而鈔示條約曾非須

行天下之事。至若小邦民情國勢。斷不可行。仰冀部堂諸
大人具由導達。以存終始之
澤。千萬幸甚。爲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辛巳。都察院奏。據四川職員楊廷熙。以呈請轉奏等詞赴
臣衙門呈遞。臣等詳閱原摺。並未封口。尚無違悖字樣。現
據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懇前來。臣等不敢壅於
上聞。除將該職員交坊聽傳外。謹鈔錄原呈。並將原摺一件。封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一
摺。該知州有無所知人才。堪備錄用。及如何自强之策。著都察

院堂官傳詢該知州。如有所見。即飭據實直陳。

楊廷熙原奏

臣聞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常因天道以警人事。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屢見陰霾蔽天。御河之水源竭。都中之疫癘行。本月初十日。大風晝晦雨時之久。此非尋常之災異也。十七日伏讀邸鈔。見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奏稱亢旱日久。請旨飭廷臣直言極諫。以資修省。恭奉上諭。著在廷諸臣。於時政得失。盡心獻替。毋循故常。毋避忌諱。爾大小臣工。務當精白乃心。共圖匡弼。以期君臣交儆。感召天和。

欽此。仰見
兩宮
皇太后勤求政理。
皇上勵精圖治。敬
天愛民之至意。然天象之變。必因時政之失。京師中街談巷議。皆
以為同文館之設。强詞奪理。師敵忘仇。禦夷失策所致。臣
思天道淵微。雖不繫於一事。而此事實貽患之大者。謹越
職昧死為
陛下條陳之。竊維修德行政。實千古臨御之經。盡人合天。乃百代
盛强之本。自來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雖虞。聖明無補

所以唐虞深明天道亦止授時齊政垂為典章未聞使義和仲叔作推步之書成周記列考工亦止分職設官勤於省識未聞令庠序學校習工師之事推之孔子不言天道孟子不重天時非故秘也誠以天文數學禨祥所寓學之精者禍福之見太明思自全而不為世用事事委諸氣數而或息其忠孝節義之心學之不精則逆理違天道聽塗說必開天下奇衺誑惑之端為世道人心風俗之害伊古以來聖神賢哲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其用意至深遠矣前月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開設同文館專用翰林進士恩拔副歲少年科第官員延西洋人教習天文

算數。以為製造輪船機器之用。臚陳六條。俱奉
旨准行。旋見御史張盛藻奏請改派學習。繼見大學士倭仁請罷
前議。臣以為同文館之議。或可中止。茲復見總理衙門示
期考試。錄取送館攻習。臣月餘以來。日夜研思同文館原
奏。覺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謂學士大夫
不可無羞無恥。而必欲激其羞惡之良。愧恥之念。其見未
嘗不善。然而中國之可羞可恥者。未有大於西洋之流毒
西人之倡亂矣。自道光年間啟釁粵東。其前誤於琦善等
喪師辱國。失守沿海礮臺。任其盤踞香港。因得潛窺內地
虛實。熟悉江海水道。故由廣東而江浙而天津。横數千年

未有之禍擾亂中國之邊疆憑陵中國之城池侵踞中國
之關口耗散中國之財賦荼毒中國之人民屢和屢叛
國家之貧弱因之其後誤於端華肅順等藉寇要君牽掣沿
海將帥因而戰守失策於咸豐十年乘中原多事又復渝
盟敗約肆虐京華焚燒
宮闕以致
文宗皇帝北狩熱河
上賓龍馭諸王大臣目擊其變身受其災正宜嘗膽臥薪處心積
慮勤思破敵之良策廣求濟變之人才以挽當年之羞以
雪數世之恥方足以激勵天下也乃今日不恥不共戴天

之餉。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忘大恥而務於小恥也。此臣之不解者一也。原奏稱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又稱其法本中國之法。特西人慎密。善於運思。意以為深明天文數學無過西人。此又所見之不廣也。中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衷諸。或仰觀俯察。開天明道。或繼承纘述。繼天立極。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極之道。旁通四達。體之為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為帝典王謨聖功賢學之準。廣大悉備。幽明可通。所以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如渾天儀乾鑿度太元洞極潛虛星紀九

章三率周髀皇極諸書相繼而起恐西學輪船機器未必
有如此幽深微妙矣又況中國為人材淵藪數理載
國朝精蘊二百餘年時憲無失閏之譏天象無昏迷之誚是
此時之天文算數較歷代為尤精也夫以中國之大養士
之久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
者哉即如康熙乾隆時當塗縣徐文靖一文學士作山河
兩戒考取諸家之辯論與西士互相考證其間星宿多寡
度數躔次歧異者不一而足可見西洋於天文數學未必
精也又有侍郎胡煦作周易函書講明河洛理數指陳句
股尺弧俱采入

四庫全書。最易通曉。何不令天下舉而習之。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國而師夷狄。此臣之不解者二也。原奏稱製造輪船機器。苟不藉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徒費錢糧。意必以輪船機器為西洋恃以制勝中國之具。而亦用輪船以敵輪船。機器以禦機器。其策尤非也。夫有利器者。在有善其事之工而器始利。有善事之工。無善用之人。其器不利。即有善用之人。遇有人焉能破之。其器仍不利。嘗見宋史載水賊楊太。湖中浮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官舟迎之輒碎。而岳飛兵到。不數日其船悉破。其人就擒。可見輪船機器不足恃也。況中國數千年

來。未嘗用輪船機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即我
朝自開創以來。與西洋通商非一日。彼之輪船機器自若也。何康熙時不准西洋輪船數隻近岸。彼即俯首聽命。不敢入內地一步。及至道光咸豐。沿海將帥皆撫。開門揖盜。內
廷大臣。以耳為目。先存畏懼之心。請
旨屢示寬容。而彼愈張凶燄。然猶有僧格林沁於天津一戰。破彼輪船十餘隻。又可見輪船機器。即洋人用之亦不足恃也。今不思破之之方。禦之之術。竊恐中國將來之輪船機器。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費錢糧

徒勞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原奏稱論者不察，必以

臣等為不急之務。第思此時當務之為急者，不在天文而

在人事，不在算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近來洋人伏於肘

腋間，橫行恣睢，沈幾觀變。

朝廷急宜憂勤惕厲，奮其神武，或旁招遠詔，求天下之人才，

或博訪周咨，知民間之疾苦。近責樞密大臣，正本清源，深

謀遠慮，務使立一法必思不戾舊章，行一令必期永孚眾

志，不得敷衍了事，不得唯阿取容。遠策將帥督撫，振興士

卒，整飭官常，作忠義之氣於行間，盡教養之懷於民上。條

例無益者除之，免胥吏弄法；黜陟無實者駁之，免督撫專

權。應天以實不以文。做事而信無所欺。如此則紀綱立。號令行。政教興。洋人雖眾。機器雖利。輪船雖多。斷不敢肆行無忌也。今自

皇上御極以來。汲汲以求賢為念。而廷臣薦舉。半皆獲罪人員。時時以安民為心。而凋敝餘生。猶有官吏剝削。新章一出。成憲徒事變更。軍務未竣。賞賚時多反覆。嘗見久經奏調保舉人員。部曹胥吏。竟置

諭旨於不問。輒敢駁斥。經外臣奏參者。律例煩苛。曹司胥吏得從中舞弊也。舉劾當臚陳事實。今則於六法之外。擬一二語以為甄敘。無怪薦彈乖異無實。不足示勸懲也。且資格限

難於自效。賢才所以多消阻。官祿薄無以養廉。士大所以荒職業。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而猶令舍人事以習天文數學。此臣之不解者四也。原奏稱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而已亟也。夫自強之道。豈在天文算數輪船機器哉。臣觀史冊。見歷代之致昇平臻郅治者。皆上有至誠無息之令主。下有各盡其職之臣工。緯武經文。一時天下畏成懷德。庶民子來。百工咸集。蠻夷率服矣。今者西洋以數千魑魅魍魎。橫恣中原。朝廷猶因循含忍。不籌控馭之奇策。懾服之宏規。而且宰輔不聞撻伐之書。臺諫竟無驅除之疏。吏部惟知循例。即以

為得人。戶部止悉收捐。即以為富國。兵制大壞而兵部不知。工作不精而工部不省。無惑乎人才不興。國用不足。兵氣不揚。國威不振也。有自強之心。無自強之政。而徒震驚於外洋機器輪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原奏稱招取翰林進士五項正途京外官員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此尤大傷風教。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世讎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即多材多藝。層出不窮。而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況科甲人員。讀聖賢書。將以致君澤民為任。移風易俗為能。一旦使之師

事雖敵。竊恐朝夕相與。西人或懷私挾詐。施以蠱惑。飲以迷藥。遂終身依附於彼。昏瞀不醒。習其教者牢不可破。而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廉恥之道自此喪矣。機械變詐之行自此起矣。聖賢之大道不修。士林之節概不講。無一非西學階之厲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原奏稱西洋各國講求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新。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將在我。因開設同文館。揆諸立館之心。亦隱慮洋人布滿天下數十年來從無有人議及破之禦之之法。而乃於少年科甲中擇其穎悟者。師其製作。或洞悉源本。或陰得人和。以為將來破之

禦之地况此中委曲。又不便明示天下以啟釁端。而故為權宜之計。久遠之謀。不知其計亦左。其謀亦拙也。夫洋人詭譎百出。所為狡焉思逞。侵陵中國者。方將以輪船機器罔中國無窮之利。斷不肯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就令其盡心竭力。舉其理其源。細微曲折。全行教授。亦不過製成船器與之並駕齊驅已耳。而破之禦之之法。豈能並以相告哉。况輪船必熟諳江海水性水道。而運用始靈。今使科甲人員明其理。悉其源。將來造輪船時。勢必引繩削墨。一一教工匠製作。又必紛紛探明江海水勢淺深。教水手運用。制敵之法。有如是之勞而能成功者乎。竊見古今來堅

甲利兵足以制敵之命較機器尤精也而人不為用慶有棄甲曳兵之時高城險塞足以為人之衛較輪船尤固也而人不為守慶有棄城失險之候可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茲不揣出奇之勝角而為依樣之葫蘆此臣之不解者七也原奏稱李鴻章左宗棠等皆能深明其理堅持其說或設藝局或設機器局揀派兵弁與少年子弟延請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畫法以為將來造輪船機器之本由此以觀是西學之不可不急為肄習也臣愚

此事疆臣行之則可

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

可何也。疆臣之制作。信從者不過一省一時。
朝廷之詔令。遵守者則在天下萬世。兵弁子弟學之不過成
其藝事。科甲官員學之即可變成風俗也。蓋科甲官員四
民之瞻仰。天下所崇奉者也。查耶穌之教。流入中國有年。
不能誘善良而行習者。以其書皆怪誕不經之書。其教乃
違天害理滅倫廢義之教。所以稍有知識者。必不聽其蠱
惑也。今而使少年科甲人員。習其天文數學。北面修弟子
之儀。不二十年。陽循例升轉。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督撫大
吏。皆惟教是從。惟命是聽。出於門牆者也。萬一徇私情。廢
公義。其害可勝言哉。又恐天下之人。因科甲尚且學習。遂

相習成風。或奉行不善。一時顓蒙愚魯之輩。奸宄不法之徒。藉習天文算學為名。結黨成羣。互相引誘煽惑。倚仗勢力。造言生事。洋人愈得步進步。連合響應。以倡亂階。恐西學未成而中原多故也。是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

皇上導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原奏稱事屬創始。立法宜詳。欲嚴課程。必須優給廩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途。是於勤惰之中。亦寓賞罰之道。竊思賞罰為驅策天下之大柄。賞罰宜公。祿養宜厚。豈僅於同文館一處行之哉。近日陝甘滇黔豫楚。賊氛正熾。軍士飢謹屢告。京外大小官員。

廉俸裁撤未見增加從公拮据而
朝廷之賞罰無從隨財而行殺賊立功者不稽最真偽於前
而苛求出身於後特開補交捐免保舉之條此賞之不信
也因罪獲譴者不追咎其既往予自新於將來有加倍捐
復之例則罰之不必也而且遇缺存遇缺之名即用無即
用之實拔堅執銳者半目為夤緣循行數墨者厚膺其爵
賞將何以勵戎行而申士氣也茲推於同文館厚廩餼廣
升途何明於此而暗於彼略其大而舉其細也凡臣之不
解者九也原奏稱外人之物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定臣
等於此等之熟知此言尤屬偏執己見專擅挾持啟

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夫自古帝王立隆建極。務在循天理順人
情。故詢事考言。用中執兩。而後成為大知。懸鞀設鐸。博採
旁搜。而後不拂乎民心。若事當於理而可行。自必詢謀僉
同。無有疑議。若事必不可行而行之。物議沸騰。在所不恤。
人言浮動。置若罔聞。尼沮者招愆。諫諍者獲譴。則有王安
石之行新法。秦檜之主和議。大抵如是也。其後禍及天下。
害貽後世。何莫非膠固擅權獨行獨斷之所致哉。伏見我
朝成憲。凡改一制度。設一官職。必下王大臣九卿翰詹科道
會議妥協。覆奏施行。所以無專擅諸弊。今新立一同文館。
而令翰林進士科甲正途出身京外各官皆從事夷狄。此

何等重大事件關繫非輕豈總理衙門數人之私見遂能
決然行之而無弊乎即觀其原奏命意亦兢兢於人言務
為迴護是其設立同文館之初未嘗不明知此事之不當
於天理不洽於人心不合於衆論而必欲潰夷夏之防為
亂階之倡此臣之不解者十也　臣　如同文館為總理衙門
請
旨准行未嘗計及於行之害不行之利狃於目前忽於日後强詞
奪理萬難挽回惟見
兩宮
皇太后自聽政以來遇事必虛衷訪問斟酌盡善不拘成見茲於

同文館之設。創制非宜。謹請

收回成命。以杜亂萌而端風教。弭天變而順人心。若事在必行。恐失信於外洋。又生釁隙。仰懇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惟招取曾經學過天文算數者考錄送館。與西人互相印證。如此既無失信於外夷。亦可無傷風化也。再同文館三字。係宋代獄名。考宋史蔡京等當權。殘害忠良。排斥正士。有異己者。卽下同文館獄。是同文館之名。非美名也。今復襲之。而令翰林進士五項正途相聚其中。既失考據。而又非嘉予士林之盛舉矣。近因人情疑懼。議論紛紛。實不能已於芻蕘之獻者。故越職言事之罪。在所不辭。冒

死直陳。

諭內閣。前因天時亢旱。詔求直言。原冀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茲據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同文館之設。歷有年所。本年增習天文算學。以裨實用。歷經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先後請罷前議。因其見識拘迂。疊經明白宣示。茲據該知州所陳十條。不過摭拾陳言。希圖自炫。原可置之不論。惟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楊廷熙因同文館之設。並詆及各部院大臣。試思楊廷熙以知州微員。痛詆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謂天文算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普天之

下。孰非朝廷號令所及。豈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謂事在必行。懇請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尤屬謬妄。國家設立科目。原以登進人才。以備任使。曾國藩李鴻章等均係翰林出身。於奉旨交辦中外交涉事件。從無推諉。豈翰林之職。專在詞賦。其國家政務。概可置之不問乎。至所稱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皇上導之使行。及專擅挾持。欺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等語。更為肆口詆誣。情尤可惡。推原其故。總由倭仁自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後。種種推託所致。楊廷熙此摺。如係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聞。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該大

學士與國家休戚相關。不應堅執己見。著於假滿後。即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任。會同該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濟時艱。毋蹈處士虛聲。有負朝廷恩遇。至楊廷熙草莽無知。當此求言之際。朝廷寬大。姑不深責。恭親王寶鋆請將楊廷熙所奏十條。派大臣覈議。並請將該王大臣及現任各大臣。均暫開總理衙門差使。聽候查辦。自係為楊廷熙摺內有專擅挾持等語。當此時事多艱。該王大臣等當不避嫌怨。力任其難。豈可顧恤浮言。稍涉推諉。所請著毋庸議。

六月。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五月

二十三日。接據俄國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函稱。西疆情形。

本國急欲早就定和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並稱該國總理衙門令詢現在設有何法掃滅邊界能否剋期一律肅清又稱並非干預中國政事實係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絕無坐視之理各等語臣等查該使之意明知中國多事不能遠顧西疆欲乘中國不能為力之際攘取地土而又礙於和約自顧體面不肯顯居盜竊之名而陰收漁人之利此其隱謀也若我既不能急圖斯不得不聽其所為而彼必猶謂代中國辦事凡欲遂志於中國而不得逞者藉此要挾無厭迨無了結此其狡計也即所以中國之事無庸干預而其函

中。已經言明並非干預。其終歲勞師糜餉。又失通商之利。豈肯坐視置而不論。此又其實情也。果能及時厚集兵力。廣備軍餉。選賢任能。何難剋期掃蕩。使其隱謀無所用。狡計無所施。方為正辦。無如目前捻蹤日近。回匪方張。畿輔旱荒。內顧猶且不暇。何從議及外攘。真正辦法。既難議及。而欲以搪塞枝梧者。禦強鄰之虎視。豈有善策。或謂江南髮逆。曾收助勦之功。而非所論於西疆也。江南水師陸路。兵勇本多。借助外國。不過千數百人。且有各國互相牽制。強客未至欺主。是以斡旋尚可由我。而已屢生枝節。大費周章。事未貽患。今西疆既無主兵。而一任客兵所為。直

同業捻是助剿之說。斷難議及。又或以兵力之缺。由於乏餉。不妨借餉以資兵力。約其會剿。以收夾擊之功。此舉亦難輕議。緣西疆縱橫數千里。一無完善。接濟竟無。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餉愈多。無論少借無濟於事。即使彼族能允多借。我無接濟之餉源。千百萬借款。用完而功不蒇。將何以善其後。而況未必即肯多借。借之而又無款可償乎。此借款之說。又難議及。既無切實辦法。即難措詞答覆。臣等於萬難措手之中。勉籌暫緩之計。準情據理。善言以覆。仍不免空言搪塞。其能否聽從暫緩。別生覬覦。尚難豫定。但事關國計。未敢輕準辦理。所擬覆函措詞。是否相宜。此

外有無良法。誠恐臣等智術短淺。慮有未周。致滋貽誤。合

無仰懇

聖恩。俯念邊疆事體緊要。

飭派老成諳練大員數人。會同密議。以昭慎重。所有請

派會議緣由。鈔錄原函一件。擬覆函稿一件。恭摺具陳。奉

旨著派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會同該管王大臣妥

議具奏。

俄使倭良嘎哩來函

自新疆於本國交界各處回匪畔亂以來。至今將及三載。

惜尚無日蕩平。當數年之前。本國前任欽差大臣以景時

伊犁將軍等於交涉事件。多有外錯。將來必致貽患等情。屢向貴王大臣據告。乃貴王大臣或以俄領事等與該將軍不和。置而不問。以致私煽本國游民抗順。然伊犁亦不久即亂矣。俄人有言曰。玩於火者終蹈自焚之災。誠哉是言也。該將軍方主使俄屬之哈薩克為亂。不圖作法自斃如此。其一切妄作。據本大臣雖無疑京師之心。然若早為訓誡。或不致滋生事端。即亂亦當不至此。旋及既亂。本國雖以該將軍等多行不義。不忌小嫌。屢於交界設法。輕其內顧之憂。如回匪氣燄方張。該處官員遷徙流離。無不優待。兵弁情急入境。准許採買糧食。接濟軍需。農商兵役避賊

米都亦皆安插留養其官軍擊賊本國未能助戰緣當與浩罕布噶爾等國動兵報因回匪勾串俄屬之同教哈薩克人等甘心潛往助惡肆劫自不能不嚴防要隘然既分兵遏其通賊則賊之羽翼自少亦不可謂非相助矣如此相助乃伊犁塔城等處領事官署商圈房屋悉被焚燒貨物多為搶掠邊界交易一無所有貴王大臣固亦如之虧傷如此更貽許多不便如中國邊疆日亂本國哈薩克亦日生蠢動之心至今難測何日太平自宜時常駐兵防其私走則於我國大有妨礙種種為難本大臣復念與貴衙門所商緊要之件雖非越理難行至今已逾二載尚且未

定。茲查西疆情形。本國急欲早就平定。和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近日本國總理衙門來文。今本大臣向貴王大臣詢問。現在設有何法。掃滅邊界。能否剋期一律肅清。迅即聲覆等情到本大臣查此。並非干預中國政事。中國之政。其權自主之。實因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絕無坐視之理。諒貴王大臣自必洞鑒。因特專函佈達。並望見覆。

擬給俄使倭良嘎哩信底

昨接來函。具悉一切。西疆不靖。經貴大臣以有何良法。以期剋日肅清相詢。具徵睦誼相關。此事不但為貴大臣所

當慮。亦貴本王大臣等之所日夜圖維而不敢稍忘者也。邊界之亂。貴大臣以為該將軍辦理未協之所致。本王大臣原不必為之迴護。然溯查西界未議畫分以前。沿邊之哈薩克。向無滋擾之事。一自議分邊界。而不曉事之哈薩克。被人煽惑。未免因而生亂。貴大臣自無不深悉之理。然目下兩國既經同堅舊好。分界有約。則邊界致亂之由。彼此不煩再問。刻下所當計者。邊疆不靖。彼此為難情形。俱不得不為剖晰。在貴國既煩防堵之兵。加而又失通商之利。因欲急思肅清。雖邊疆不靖。鄰國致煩防堵。為各國常有之事。而西疆關繫中國土地。本王大臣等更宜兼為慮

及。其未能尅期蕩平以釋貴國之慮者。實賴兩國和好二百餘年。近來又有貴大臣常川住京。尤敦睦誼。深悉我國情形。而況我國逃難兵民。貴國猶肯代為周濟。護送進邊。即此更見昭睦誼之實。斷不能疑及貴國另有干預之意。該處本係中國之地。早經竭力圖維。以為次第辦理之法。諒貴大臣自能洞悉而無煩瑣瀆者也。事關國計。切望貴大臣深為體諒。以期邊境早清。和好日篤。不勝盼望之至。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衙門於上年十一月初五日。奏請招考天文算學。專取滿漢舉人恩拔副歲優貢。並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旋復奏請推廣考

試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並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
外各官均著
諭旨允准嗣因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並經奏明就現在投
考各名考選等因在案兩月以來投考之人正途與監生
雜項人員相間臣等以此舉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
過於拘執因而一律收考共計投考正雜各項人員九十
八名定期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門扃門考試計已到者七
十二名先經投考臨時未到者二十六名試以策論認真
考校將各員試卷公同閱看擇其文理可觀者選取三十
名於二十六日覆加考試文藝均屬一律謹將錄取各員

試卷。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後。即將取中各名送館學習。如將來人數不敷。再行招考。以
資研究。
御批知道了。單一件。並試卷併發。
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室靈桂等奏。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一
摺。該知州有無所知人才。堪備錄用。及如何自強之策。著都察
院堂官傳詢該知州。如有所見。即飭據實指陳。欽此。臣等傳該
知州當堂詢問。據稱人才之有無。必學之最精知之最真。

而後可指陳。不敢草率妄興。惟自強之道。現密擬數條。因繕寫不及。懇緩數日。即呈請代奏等語。茲據該知州繕修呈懇代奏。臣等公同詳閱。尚無違悖字句。謹鈔錄原呈。並條陳一件。封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條陳一件。著留覽。

楊廷熙條陳禦夷四策

一。輪船易制。宜多方訪求其術也。臣見輪船頭輕而尾重。頭低而尾高。頭尖而尾闊。便直行而不便於橫行。利前進而不利於後退。斯破之禦之之法。亦不難也。臣於咸豐八

年。由上海雇輪船到山東。見島中突出小舟五六隻。鉤附船尾而行。洋人即令通事各給洋銀二三十圓而散。細細訪問。皆島中水賊也。洋人畏球其船而給以銀也。臣審視水賊舟中。別無他物。惟手持一藤桿。長丈餘。上貫鋒利鐵鉤。船中插二三藤竿。竿頭皆以繩懸一巨石。形如棗核。又有長五六尺木棒數枝。彼若不給銀兩。羣即以手中之桿鉤其船尾。而以舟中懸石之竿鬆其索絡。將石彈墜於出煙筒中。其筒遂炸。船即分裂。洋人若拒之於上。羣又以木棒下貫其輪中。船亦炸裂。緣輪船三面槍礮。皆可禦。惟船尾闊大而難捍顧。是以小舟鉤附其船。而潛於船之尾

側洋人槍礮無所施而不能制之可見未有不可破之物也又聞各處尚有以水雷水礮製裹破之者其法不一而足未知近來猶有其人猶存其法否懇

飭沿海官司兵弁密訪其人密求其術自有破之禦之奇策出矣

一曰陰杜其傳教之術也洋人不惜重費誘人從教居心險狠顯而易明無識愚民既惑於利之所在誤墮術中不肖之徒更得藉以自固儼然一逋逃藪不稂不莠屢生釁端不受約束顛倒是非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若不早為杜絕傳習既多制之亦不易將來欲分之而無所分欲別之而無所別其貽患不淺也當此之時既不能令傳者不傳自

不能禁習者不習。臣思禁之之法。當以不禁為禁也。夫無業游民。入其教者未嘗不心知其非。或藉勢力以陵偪善良。或尋仇怨以扶制官長。其伎倆不過如此耳。若一切陰為杜絕之。彼即無所利而恥之也。竊見我

朝處僧道之法。僧服僧衣。道有道帽。自為一流。與士民迥別。一切民情公事。彼皆不得與聞。所以與人無患。與物無爭也。今若以緇流道眾之法處之。彼無利可圖。而又不合於人羣。亦何樂而為此者。請

旨飭議一異樣分別之法。使殊於眾人。並曉諭中外。嗣後凡奉西教者。皆在本籍報明奉教日期。入教之後。不得干預公事。

已入教者亦須呈明。俾士民一望而知為奉教之人。以示異則相遠之意。是陽為奉之。即陰為絕之。人即至愚。未有不自慚不類者。即不自慚。而其勢自孤。亦無害於事而有所別也。其教將不戢而自弭矣。

一隱絕其罔利之源也。洋人在中國。所圖者利耳。即以所圖之利。聯絡中國之民。而引以射利者。半皆粵浙小民。所以內地之商賈常失業也。然彼國之土產貨物。皆非中國日用所必需也。必上好之用之。而下斯貴之重之也。從前射利大宗。不過煙土洋表羽毛大呢等項。今自洋藥之禁一開。鐘表多粵人所作。彼國之貨價。反不及中國之昂貴。

獲利不似從前也。此時又添出槍礮機器等物。大半皆粤人製造。卻真正彼國所作。亦不堅實。發機易壞。尚不及中國之精良也。憶咸豐十年。臣在江北軍營帶淮江礮船。見各營員弁。多以重價購洋人槍礮刀劍。初以為勝於中國也。於閒時擇地懸賞懸的較之。彼之槍礮。與中國輕重長短同者。多不如中國之能及遠。緣藥力薄故也。刀劍更不如中國之利。屢試如此。一時兵弁。旋轉售他營而不用。今若令各營較試遠近。自知之也。又記臣任郫縣教諭時。見縣中士民多服洋人氈羽。因傳諭士子。告以非正服。並出示聲明舊例。示中數語。有近來服飾侈靡。凡皁隸賤役。皆

僭用紋緞以後止准服羽毛洋呢洋布等物一時皆賤而恥服之縣中商賈遂無販賣洋貨者此不禁之禁也即此二端可概其餘懇密

飭各軍營各督撫學院轉飭所屬善為杜絕凡西洋貨物人皆知賤之則罔利之源自塞矣

一修理江海要隘精練水師豫為防禦也凡事有制之法必須衆志成城有禦之方尤賴有險可據是宜於沿江沿海輪船出沒往來之地急早修理布置相度隘口寬窄水勢淺深設防而又整頓水師練其膽識激其忠義以免臨時周章以期緩急可用誠能辦理嚴密彼必有所畏而不

敢肆其猖獗也。若仍無所忌憚。亦有備而無患矣。

甲子。大學士官文等奏。同治六年六月初二日。總理各國

事務王大臣具奏。接據俄國公使信函。請

派大員會議一摺。奉

旨派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會同該管王大臣妥議

具奏。欽此。臣官文等定期在內閣公同閱看。該國公使信中。隱

謀狡計。以及新疆辦理種種艱難。均屬實在情形。原奏業

已詳盡。其擬覆俄使信函。雖似空言搪塞。但既無切實辦

法。若遽峻詞駁斥。轉恐別生枝節。亦惟有虛與安慰。以為

一時權宜之計。臣官文等於總理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事

伊。其中繁難掣肘素未周知。昨與臣奕訢等面談。一切籌畫。均出萬不得已。目下就事論事。止合善言答覆。稍緩其勢。仍當急籌自強之法。俾有轉機。應請

飭下西路統兵大臣善為布置。勉圖規復。毋致該國有所覬覦。臣奕訢等因事關重大。猶恐智慮短淺。復細詢臣官文等有無別策。臣官文等公同籌計。細閱總理衙門所擬給俄使覆函。尚稱妥善。應即趕緊繕發。縱不能窺其究竟。而迫於時勢。似不至激成釁端。臣等意見相同。謹合詞繕摺覆奏。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依議。

己亥。禮科掌印給事中周星譽奏。通者

朝廷以天時亢旱。

下詔求言。凡在臣工。宜共體

宵旰之盛心。思

國家之至計。勉圖良策。以濟時艱。竊謂今日之最要最先者。莫過於馭夷一事。而求所以馭之之策。惟在參酌權宜。綜覈名實。力行富強之政。以成安攘之勳。不當隅見自封。執守經持正之說。薄秦漢而遠法唐虞。屏申韓而別崇黃老也。臣幼隨父兄服官吳會。往來海上十餘年。凡江浙之財賦源流。與西夷之風尚性情。閒嘗訪求。略諳其概。用敢卽

平日管見所及者釐為三端曰增官制斂商權廣人和請
為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何謂增官制自昔以來雖禹稷皋夔之和其職司不
相通故其心專其事一周官山林藪澤市廛各有所掌漢
有鹽鐵使唐宋皆以宰相為專使及總領三司事務非僅
會計於內地也天下財利皆得而主之元明及今其職遂
廢戶部僅總覈已成之績而稽察馬遞制之權不遑鍾夫
之親切遠甚布政司衆承宣雖陟不專理財鹽運使所轄
止一道而無督銷之任皆不足舉其事此時通商事宜尋

款孔亟。應區外吏為三等。一曰寮吏之官。如督撫監司之類是也。一曰親民之官。如府州縣是也。一曰理財之官。則一省設一人為常平使。予以卿銜。秩視正三品。不拘資格。惟其才堪勝任者。由督撫保薦。如西洋領事官之例。月給公費千金。使之主一省之財利。察物價之低昂。施斂散之妙用。不使之甚貴甚賤以病民。酌取其常平常盈以裕國。其所屬官為常平提舉。一府一人焉。一縣一人焉。並一鄉一鎮亦一人焉。仿古之三老嗇夫。擬今之團練鄉長。其授不以官而由眾推舉。善則終身可也。世守可也。不善則商民公訴而易之。於是治農桑。理溝洫。興山澤之利。通商賈

之窮。苟可以利公便民者。皆可司其興廢。爲撰舉者必厚給公費養其廉。一府一縣一鄉者視一省專使之數而遞殺焉。不問其出身之崇卑。不嚴以體制之束縛。惟洽輿情爲主。其所解於上者。一年中買賤賣貴之羨餘。先散後斂之贏息。皆於歲終納之官而殿最之。蓋親民察吏之官。不能理財者。固人材之不能兼長。亦勢禁形格之所致。察吏者所謂風憲衙門。其案文不曰印而曰關防。其故可深長思矣。州縣雖與民較親。而名節所繫。非清潔爲衆所素服者。一涉財貨。即物議沸騰。且不能久於其任。惟別設理財一流之官。則名位不躋乎清班。等威亦同諸雜職。下情皆

易於諮詢。官箴可略於苛求。庶天下能理財之人。得盡其才。竭其力。然進退既憑之千萬人。月旦。非平時信義篤實一錢不苟者。當不為眾論所予。而情託勢屬。並無所施。大抵如商賈中之會館董事。邊省土司之類。縱未必人人皆良。而闒茸貪劣者。必不能竊據其任明矣。沿海通商之所。每省一人。皆統於欽差大臣。而以兼諳洋務者為之。凡外商華商交易之事。皆責其調停經理。必視寮吏親民之兩途。兼轄為善。所謂增官制者此也。何謂斂商權。外國商賈之事。官中無一不預聞。中土往古寓兵於農。西人皆寓兵於商。故兵餉則常盈。商利則日厚。中國以逐末為恥。以與

商同利為戒雖有平準均輸市易諸古法皆偶舉即輟不能精求此則自明以前以中國治中國可也今西洋數十國麕聚海洋而猶守古之常經勢將有所不可夫市閒百貨以食鹽為最巨故另設有專主之商以濟民食而佐國用此外若茶若絲若雜糧若油炭餹紙皆民間一日不可無之物試能識其盈虛消長之微而施以還貸酌劑之善法則民氣必甚平商情必甚遂國帑必甚盈即以鹽米二端論之前年淮南缺產本議以淮北之鹽十萬濟之果爾則盈餘可得一二十萬上年蘇松常鎮嘉湖二三月間民幾淡食惜無人運淮鹽一萬引如斟酌其間則盈餘又得

十餘萬。甯紹等府。自咸豐三年後。急賴江北之米。浙商獲利無算。儻各省設常平使。提舉官。則何處缺乏何物。即知照何處採買。出官中之存款。或遣委員。或給股費。可濟各省民用之乏。而平其驟貴之價。歸官之盈餘。亦從可知矣。茶山桑脈。在在以官守之。如此則天下物價無甚貴甚賤。財貨無常壅常滯。譬如人身血脈。無一刻不流轉於四肢。有生生不已之機。無隔閡之病。如古之交子會子。世俗所謂銀號會票官錢店。西洋之擔保會。皆可逐漸仿而行之。貪商大賈。不能操其奇贏。國家之利柄。更駕夫西洋之上。所謂斂商權者此也。何謂廣人才。西洋之用人。不設科目。

不由薦舉不論資格惟以才能優劣技藝精麤為斷故人皆趨事赴功但患已之無材不患有才而無所遇且養之至厚待之至寬薄技偏長無非絕詣中國則既無養士之款又鮮儲材之路在嘉慶以前日用至輕風俗尚樸不得志場屋者率皆閉戶終身不至凍餒近四五十年雖名列春秋二榜亦復嗷嗷待哺一飽無時凡昔之廣東兩淮兩河可以供寒畯之處久已烏有故真能讀書稽古者愈久愈稀下者從事工商中材而黠者往往為西人所籠致中國情偽虛實率皆盡聽吐露且或陰助其著書立說任意姍笑以中其不平之氣南唐投宋之樊若水北宋投夏之

張元皆能恣其梟雄大為國患而我中國所藉以聯主客之情者惟數通事而已其人率皆市井中佻達游閒不過鄉里者質魯識淺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通事二十餘年彼商習我言語文字者比比其殊尤者至能讀我經史於我朝章吏治類能言之而我於彼國則茫無所知於是不得不寄耳目於蠢愚謬妄之通事將一命傳一詞展轉以通失其本意無怪彼我之不知情偽之不識議和議戰總不得要領也夫專對之才聖人所尚如漢之隨和陸賈宋之富弼曹利用諸人咸能以筆舌材辯繫國安危於折衝樽俎之間片言而定至計苟有其人則雖強

敵有不敢輕視者矣竊謂內而總理衙門外而五口三口通商大臣必當同時大開幕府廣求奇士其博涉古今貫通中外之材固為上品即一才一技之能甚至天文算法孝勇技擊卜筮遁甲劍俠方士之類有殊絕於人者皆羅致幕下必使我足以弱夷之勢夷不能因我之材而且西人之一舉一動不可以告人者我得而先知之先制之一挫再挫彼必駭然於中土人才之眾其狂肆悖慢斷不敢出諸口矣西人地理全志作於咸豐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譏防之嚴榷稅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橫徵之怨

識者謂諸國將有兵端。已而果然。夫能讀其書。於國事兵機。已可豫測。況深得其要領乎。咸豐六年。法國絲地被災。絲價驟貴一倍。洋行有先得確耗者。獲利數百萬。使我豫養奇士。豫儲經費。則彼之消息。我可先彼而得之。不特其大利將爲我奪。更可服我之真是自强矣。姚啟聖之平臺灣。即以多用間諜。鄭氏之鉅細罔不聞知。故能克奏大功。此近事之確證。所謂廣人材者此也。夫中國爲地球第一大國。原隰沃衍。民物蕃阜。西夷之覬覦久矣。數年來編繪輿圖。蹤跡及乎滇黔川陝。其意可知。目前得偉而議和者。則以俄英法美四大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莫

敢先發耶。然賦虎狼難馴之性。肆犬羊無厭之求。暴戾恣睢。日甚一日。且十年之期將屆。換約在即。任其要求勒索。何以堪之。況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與英屬部孟加拉等境接壤。俄境東自興安嶺。西至科布多。毗連者數千里。前聞俄夷蹤跡已近綏芬河一帶。距長白吉林伊通。臣前讀總理衙門原奏。極言中國宜謀自強。至今已亟。當此諸夷環伺。適有一隙之開。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也。海外地多不毛。生齒較鮮。而自強不息。即能雄長西陲。若中原博厚蕃昌。而生齒轉制於外夷。必無是理。以上三端。別流品而財有專司。不悖乎本朝之官制。法常平而國操利

術。無礙乎各省之商情。恤孤寒而人無棄材。不害乎百年之士習。殫實心以行實政。用中土之人。而盡中土之地。加近總理衙門請採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本。若以此三者相輔而行。則當因勢利導之時。為因時制宜之術。國威既振。國用亦豐。樽俎即干城。菽粟如水火。然後能勵我所短。敵彼所長。救時濟變之策。似在乎此。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海疆督撫。各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覆請施行。儻以事涉更張。則請姑就上海甯波兩口先行試辦。俟有成效。再推廣焉。似亦可行可止之善策也。

諭內閣。給事中周星譽奏理財用人。宜量為變通一摺。著該衙門

議奏。

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吳大廷奏。竊考臺灣圖誌。南路鳳山縣所屬。洋面之險。沙汕礁石。觸舟即碎者。以瑯𤩝為最。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即殺者。以傀儡山為尤。距鳳山縣西十里。打鼓口放洋至瑯𤩝。約二百四十里之遙。由瑯𤩝換小舟。登岸東折。迤於傀儡鳥道羊腸。箐深林密。自來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

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戢兇殘而重人命。用意固深遠也。不料本年二月十八日。准打鼓口英領事賈禄致

臣大廷函。內有火板商船一隻。駛至瑯𤩝洋次。紅頭嶼衝

礁擊碎。船夥駕划逃生。至瑯嶠尾龜仔角鼻山登岸。猝遇生番。多遭戕害。僅餘華人水手一名。逃至車城街被救。配船送署收領。請飭地方官確查情形。照律究辦等語。當經臣大廷飛飭鳳山營縣速為查辦。一面仍函覆該領事。告以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嗣後請飭外國商人謹遵土牛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嗣接貫領事覆函。絕無異說。並以該國有犯風船主自廣來信。感臣大廷設法保全。殷殷致謝。並據該縣吳本杰稟稱。即日會同署南路營參將凌定邦。接見貫領事。晤商辦理。該領事亦知生番行同獸類。匿跡放槍。不可理喻。並以該處山海險阻。不便

進兵意謂可以息事矣詎三月十四日合眾國李領事讓
總兵管帶兵船來臺照請撥兵會勦其意甚銳臣明燈等
非不知該處不能進兵伊等往亦無益而大局所繫須求
萬全當將與讓領事節次函商情形縷細照覆並允以即
飭地方官從長計議設法辦理若使外國洋兵往勦損威
失事愈抱不安再四勸阻接見之下復經臣等剴切開導
又密屬隨行通事花翎同知林鍼從旁開說始欣然揚帆
而去嗣接委員凌樹荃暨鳳山營縣會稟奉檄後即委熟
悉番情之前屯把總潘春暉前往哨探何處可以安營何
道可以進兵詳細查明以憑勦辦後據該弁回稱馳赴琅

瑤。詢之番民。均云離龜仔甪尚數十里。該地盡係生番。並
無通事。水路則礁石林立。船筏罕到。陸路則生番潛出。暗
伏殺人。其巢穴徑途。無從偵探等語。臣等雖知查係實在
情形。據情照覆李領事等。懇切勸諭。仍密飭該員等於萬
難為力之中。總當從長圖之。以彰
國家柔遠之意。以杜外人挑釁之端。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
內。赴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乃五月
十二日戌刻。又接李領事四月二十九日照會。既明言該
處西南風當令。難以下手。知而又以打聽失事船夥尚有
四名。未盡殺害。以傳聞無據之詞。瀆催勤辦。臣等何難據

理力爭。折其桀驁之氣。無如遺值時勢。不得不曲示包容。又經臣等照覆。添委前署南路營參將淩定邦幫辦請海營營官吳本烈。着安平協副將蕭瑞芳酌帶兵勇水陸並進。會同現任參將文麟知縣吳本杰相機圖之。並飭如遇該國兵船。妥為勸阻。不可任聽輕進。致虞意外。乃該參將等料檢行裝。甫於十五日早先後起程。而該地文武稟報洋官受挫之牘夕至。據稟前因十二日。探有花旗國輪船二隻。收泊旗後。是否報復瑯嶠生番之嫌。即飭兵役前往確探。現經兵役回稱。探得花旗國輪船。於十二日到旂。郎北傀儡山之龜仔角社內。有二等帶兵洋官一員。洋兵一

百七八十名被生番誘上山從後兜擊因路徑險窄帶兵官受傷斃命洋兵被傷者數人輪船已於十三日開駛上海聲言回國添兵秋冬之間再來剿辦現在被傷洋官埋在旗後渡船頭等情臣等得報之餘不勝詫異夫兜番之不歸

王化該地之礙難進兵臣等反復辯論不啻頰禿脣焦卽李領事照會亦自言風未當令難以下手何以由旗後至府城未及二日程不過百里既不向臣等如照平語又不就近約同該地文武會商妥辦冒險恃强深入絕地自取挫衄夫復何言該領事等如能反躬自責應知臣等從前生番

難勸之說再四勸阻具有苦心但洋情悍執既據聲言回國添兵秋冬再來勸辦恐亦未盡子虛查府志藝文內有云傀儡生番鮮食茹血蒙頭露目手執寸鐵伏林莽以伺人賽髑髏而稱傑又海東札記有云生番善於走險緣崖絕壁跳足而登捷若猿猱每掘土為坑暗藏鋒刃益以薪芻武誤墮輒為所害又潛伏草內暗發鏢矢往往被戕云云似此該領事等即再往攻料亦難於得手且花旗遠處西洋非從前紅毛荷蘭諸夷近在東洋可比亦未必遽有覬覦別口之事惟臣等職任地方總以安靜息事為要現擬將蕭瑞芳等先行調回俟令署臺灣府葉宗元移飭該

地方文武。一面安撫鄉墻附近莊民。仍選得力屯弁屯丁。不動聲色。駐紮距鄉墻不遠之水底寮一帶。懸立重賞。密約熟番乘間代謀。並飭確探該國兵船。如再來旗。該地方文武立即馳往。設法阻止。以免仇釁愈結愈深。致成不了之局。伏乞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據理辯論。毋得帶兵自辦。一誤再誤。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申。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幫辦大臣明瑞奏。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據霍尼邏拉庵卡倫侍衛德振等稟報。於本年

四月初一日。卑職等到那林卡倫界內開齊路傍。見有俄人新蓋木房。外堆木料無數。卑職即派協理台吉車德恩等前往驅逐。旋據稟稱俄人名喚周登言說因上年伊犁榮將軍由此經過時。他們曾請示過。奉榮將軍指示。准其他們在此蓋房等語。卑職復自往查問。據俄人周登所稱。與前無異。當經卑職向其善言開導。乃該俄人全然不理。是以無法。暫行旋回。四月二十二日。忽有俄人七十餘名來到霍呢邁拉尾卡倫。執持火器。逐令那卡。卑職即令卡兵用哈薩克語。詢得俄人名喚蘇圖努克言說卡倫地方。亦給了他們了。卑職即令卡兵向其辯論。有何憑據。俄人

蘇圖努克給了俄字紙一塊。卑職並不認識。二十三日。俄人復催那卡。卑職令卡倫官兵百端開導。再四剖辦。令其暫回伊國。以待分界。毋傷兩國和好。乃該俄人拆毀卡倫房屋。執持火器排隊。意欲打仗。卡倫官兵懼怕。皆各避退。卑職亦被俄人將衣物搶掠而去。卑職無奈退至虎郎阿吉爾幹卡倫駐紮稟報等因前來。查該俄人近年屢擾邊卡。科城時有北顧之虞。上歲因其迫驅哈薩克進卡。曾經奴才等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伊國。隨將該俄官調回。科屬北界。賴以稍安。乃今俄夷復來。執持火器。拆毀卡屋。驅逐駐卡官兵。侵占邊界。益造房屋。搶奪卡官衣物。

要挾那邁。是其強悍無禮。違背前約。有傷兩國和好。查霍
呢邁拉扈卡倫。係科城西北邊界。西鄰哈薩克。北接俄境。
值此時勢。雖鄰西疆。賊氛未和。若與其明剖曲直。爭奪卡
界。必致肇啟釁端。且恐另生枝節。加以科城無人通曉俄
語。向不與伊通文。既苦辦無可恃。又計窮無所施。惟有仰
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伊國西悉畢爾總督。卽將該
俄人蘇圖努克等調回。嚴加約束。毋使鄰近科卡俄人再
滋事端。靜待分界。以敦和好。惟俄夷詭詐性成。至署伊犁
將軍榮全去歲由俄國到科。果否允許俄人在科卡盖房

之處。礙難憑信。除努等將該卡侍衛呈送俄字憑據一紙。

備文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飭諭崔兌邁拉庵

卡倫侍衛德楞額督率所屬各卡官兵嚴守邊界。毋致滋事。

聽候辦理外。理合據情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刑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前准護理

江蘇巡撫郭柏蔭題上海縣客民張淮金致殺法國巡捕

巴隴身死一案。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三法司覈議具奏。欽此。緣張淮金籍隸南匯縣。向在上海金利

源洋棧充擔桿夫頭。租住洋人房屋。同治五年正月二十

一日夜。張淮金同謝阿磐並金狗瞿洪在房闘竹牌賭博。三更時分。法國巡捕巴隴推門進內。拏取桌上洋錢兩圓。並將張淮金毆打。張淮金向奪洋錢。互相扭結。張淮金掙紮不脫。順拏尖刀恐嚇。巴隴不放。將張淮金扭出門外。張淮金喊救。並用刀嚇戳。致傷巴隴臉上。有不知姓名之老火聞喊。攜刀趕至。砍傷巴隴臉上。並劃其兩手。謝阿磐用竹槓毆打巴隴頭上。並未成傷。巴隴隨手倒地亂滾喊叫。張淮金慮有外國人聽聞。趕來幫護。一時情急。起意毆死滅口。即用刀向巴隴砍戳。致傷其頂心額角腦後咽喉項頸等處。詎巴隴傷重。當即殞命。張淮金慮恐破案。起意棄

屍滅跡。商令謝阿鰲、老大金狗幫同將屍撞棄河灘轉回。

已肊所取洋錢。經張淮全拾回各散。經該縣訪聞。並據地

保同法國巡捕報驗。審供不諱。該護撫將張淮全依故殺

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謝阿鰲依故殺案內免犯起

意棄屍聽從撞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

律不失屍減一等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逸犯老大等緝

獲另結等因具題。經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照擬覆

題結在案。茲據法國蘭使先後函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聲稱已肊一案。延有年餘。並未將兇身正法。經上海總領

事官疊次催問道縣遲速辦理。該道縣以京都未來文書

無從遵辦推阻。此案起於去歲正月間。延緩至今。事關兩國案件。應存兩國和好之忱。必須於定例之常經。稍從權變。方顯友誼之篤。應如何權宜辦理之處。卽希見覆等語。當由總理衙門一面將中國定例。詳細函覆法使蘭盟。一面行查上海通商大臣去後。乃法使蘭盟因從前上海道縣有未奉總理衙門文書。無從遵辦等語。該使遂疑此案不能速結之故。係由總理衙門有意推諉。屢次投遞總理衙門信函狡辯。經臣奕訢等據理駁斥。該使總屬猜疑。復遣該國所稱水師提督羅淑亞至總理衙門聲稱此事必須遲爲辦理。伊等已通知該國兵船前赴上海。此刻專候

京中定局否則自行辦理等語肆意恫喝彼此相持之際
適於本月十四日接到曾國藩覆文據稱此案已審明擬
抵其該犯正法必俟本年秋審奏
旨句決儻因中外交涉事宜必須速結應由總理衙門會同刑部
另擬專條奏明通飭辦理等因臣等以此事定制攸關雖
據曾國藩稱有會議速結辦法猶期力爭一分庶幾挽回
一分復經再三辯駁剛柔互用而該使置若罔聞勢幾決
裂不得已臣等會同公商伏查此案從前上海道縣以未
奉總理衙門文書相推而曾國藩現又有會議速結之請
難得非該國已經在彼挾制肆鬧所致因查此案照中國

例自應入於情實俟秋審時

予句惟該使既如此懷疑而曾國藩意在會議速結臣等詳加體

察外國人性情狡悍儻致決裂彼果自帶兵船往辦即不

另滋事端已屬不成事體不若即照曾國藩之意通融速

結尚可藉全體制況張淮金一犯係業已擬斬應入情實

予句之犯即或稍事變通辦理亦止提前日期於案情並無出入

可否將此案張淮金一犯提前即行辦理以期速結之處

理合奏明請

旨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知上海大臣遵辦

御批依議

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奏

竊奴才等適據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報稱查得霍呢音達巴罕突有俄人三十名擅行越界不聽勸阻要在烏克果勒地方蓋房種地應如何遣回祈示遵行等情呈稱前來奴才等接閱之下再四思維查霍呢音達巴罕係舊有界牌處所今該俄夷要在霍呢音達巴罕之烏克果勒地方蓋房種地不依勸阻其狡詐性成不知存有何心惟事關疆土交涉外夷事件何能任其鯨食侵占若飭令該總管等派員驅逐恐爲祟愈甚奴才等詳細商酌惟有

將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氏齊爾呈報原文。鈔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並飭覆該總管等務必仍用善言開導。及告本將軍等業已具奏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辦理。尚未奉到

諭旨。毋得任意越界。致背和約等語。劄飭已訖。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照會俄國住京公使。行文該國。收回此項人眾。抑或應如何酌辦之處。奴才等未敢擅擬。統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定咨行前來。奴才等再行遵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四川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於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

十月十三日奉

上諭崇實奏教士被毆兇犯未獲請將署任知州及卸事知州摘

頂勒緝一摺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接准部

咨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各欽遵知

照前來維時臣等已據署酉陽州知州鄧清濤詳報緝獲

毆斃教士之正兇冉老五即冉從之等到案當即批飭署

川東道錫珮提齊犯證審明定擬解經臣崇實督同在省

司道勘訊明確將冉老五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宋學茂即

徐大漢傳六仕莊均照餘人律擬杖。冉毛狗等緝獲另結。恭疏題報。並據接署酉陽州知州胡圻稟報。復拏獲打毀教堂暨教民等房屋之劉勝超劉慎法張添洸及被脅落後之楊勝約。乘機搶奪之吳明約五犯。解送審明。各供認挾忿毀搶不諱。因例無治罪專條。經該署道錫珮解司詳請洛部覈定罪名。覆行遵辦各在案。其被控之馮仕銀。張佩超等。經臣等檄飭錫珮親提訊明。馮仕銀年逾七旬。前任全堂縣訓導。告病回籍。連年辦理該州團防總局事務。素不妄為。與教民亦無嫌怨。當劉勝超等糾同無知愚民打毀教堂及張天興等房屋之時。馮仕銀與張至光等並

未在場。實係無干。馮仕銀之子馮文厚素安本分。亦無率
眾折毀教堂毆斃店主何魁情事。至傳教士瑪弼嵩前在
該州行教。借城隍廟房居住。與冉老五爭角。致被毆斃事
起倉卒。馮仕銀父子及張佩超等。均不知情。反覆究詰。矢
口不移。惟宋文選在逃。應俟緝獲另結。並密查前署該州
知州董貽清、鄧清濤均無邀馮仕銀飲酒商謀滅教之事。
且已於兩月內。協同拏獲兇犯冉老五等解到審辦。准據
馮仕銀等以伊等身充團局首事。當時未及稟官彈壓。自
知疏忽。情願同州協同地方紳耆。將被毀教堂房屋及教
民所失貲財。籌款補修賠償。以期民教相安。經錫佩委員

解回。並飭該署州胡圻妥為辦理去後。茲據胡圻稟稱遵
即傳集合州紳民。曉以大義。並明諭天主教早已奉
旨弛禁。該紳民與教民。同鄉共井。允宜兩相和睦。各保身家。毋得
彼此抵牾。紳民等亦知大局攸關。願與教民和好。並願將
打毀教堂及教民張天興等房屋等款賠償。自與教士劉
嘉瑪等議明。籌措公款銀八萬兩。先交教士銀二萬兩修
立教堂。其餘六萬兩。分作四年付給。書立和約。公同畫押
各執存據。並將和約二張。懇州轉申完案。胡圻體察民教
均已和好。盡釋前嫌。隨會同劉嘉瑪將和約蓋印畫押。稟
由錫珮覆明議詳請奏前來。臣等查教士瑪卿學被毆身

死。及教民張天興等被毀經堂房屋之案。均已獲犯究辦。分別題咨。惟其被毀房屋與損失器物稱為數不少。斷非劉勝趕等各犯所能全償。而教民休養無資。情屬可憫。既據該紳民等公議願籌公款銀八萬兩賠修教堂及各教民房屋貲財。先交銀二萬兩。其餘銀六萬兩。分作四年付給。與教士書立和約。彼此畫押各執存據。足見真心和好。力顧大局。其銀亦係該紳民等甘願籌給。並非勒派。似應照議完結。未便復加駁斥。以致別生枝節。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教民士庶。均願和息。准予就此議結。以順輿情。出自

鴻慈。馮仕銀。張汎銀。馮文應。張聖光等。均訊無商謀滅教。拆毀房

屢毆斃人命情事。且隨同該州開導紳民。贊成和議。應請
免其置議。殺死何魁之無名兇犯。已據該州詳報通緝。照
例開參。應俟獲日另結。前署酉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
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濤。前經臣等奏參摘去頂帶。勒限
嚴拏首從各犯。旋即獲犯。審已完結。應請
賞還頂帶。出自
天恩。臣等仍隨時督飭各地方官剴切曉諭。嗣後民教。均不得尋
釁滋事。
御批。知道了。董貽清鄧清濤。均著賞還頂帶。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